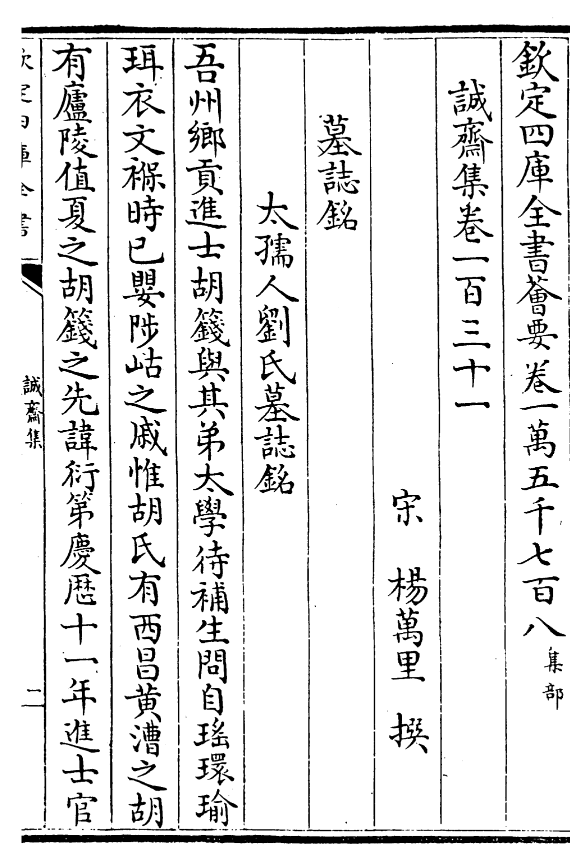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三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太孺人劉氏墓誌銘

吾州鄉貢進士胡籛與其弟太學待補生問自瑤環瑜珥衣文褓時已嬰陟岵之戚惟胡氏有西昌黃漕之胡有廬陵值夏之胡籛之先諱衍第慶歷十一年進士官

至朝奉大夫者黄澧之胡也近世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公值夏之胡也二族同源而異委皆為吾州名族而籛問以伥子而孤人謂是家其不競矣夫則有賢母以母之鞠兼父之訓倒篋胠篚一簪不留盡周以招聘一郡之名師遠方之良朋以儒其二子二子少長雋聲四馳文學藉如淳熈十年籛貢諸太常問亦屢中待試太學生員明年壽聖皇太后萬壽郅隆天子率百官奉巵上千萬歳壽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士之甞與計偕

者其父母皆行封有差於是籛之母錫紫誥象軸封太
孺人又三年光堯太上皇壽湛恩加賜冠帔於是里之
人喟曰微此母孰才是子微此子孰祉是母二子乃取
綸言子與賓興身逢休慶之詞作堂奉親扁曰逢慶艮
齋尚書謝公特書以記其事秉成先生監丞周公大書
以揭其扁少傅大觀文左丞相益國周公賦詩以侈其
榮一時名勝和者山則歲時二子及婦若孫百拜於庭
升堂上壽芝蘭相輝俎壺即叙太孺人朱顏鶴髮正坐

舉觴觀者艷焉一日御板輿升輕軒盛服往外家留連竟日與諸戚屬款語特異平時周諄若遠別者暮春又與婦子談外家事甚悉詰朝夙興盥漱冠衣危坐忽若得疾人無覺者問家人子曰日將午否曰過午矣即奄然而逝實慶元戊午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八十有六

太孺人姓劉氏吉之太和人也父諱獬左奉議郎通判德慶府太孺人自幼柔惠警敏父授以孝經論語孟子一過能誦略通大義終身不忘父愛之異諸女擇對得

邑子胡著字慤仲遂以女焉慤仲茹古績文士友推表於是胡氏劉氏兩族皆以文儒相高以詞鋒相摩州閭歆焉無禄慤仲蚤世而太孺人迪子能家自苗而實將菸而滓君子以為難太孺人經理家政有紀有條于儉于勤初約終豐視前過之無不及者然天性急義鉄視貨寶雍内睦外宗附姻懐孰免而孤我與室之孰女而嫠我與嫁之孰寒孰飢穀之絲之晚好浮屠書若有得者甞語家人子曰吾他日當無疾而逝已而果然二子

四孫長曰天麟中待補太學生四女孫長適進士劉處
愚餘皆幼後二年其歲庚申其月仲吕其日丙申其縣
吉水其鄉中鵠其原梅太孺人葬焉先是籛與問以奉
直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黄公夏之狀来謁銘銘曰
天孫雲機織錦為詞如綸如絲桂棟蘭梁荷蓋為堂龍
炙玉漿有軒斯魚有綵斯裾壽觴斯愉胡松胡楸言閟
其丘言千其秋

節婦劉氏墓誌銘

予亾友安福西溪先生劉君彥純育德丘園遁光閟芬
孝友忠信茂於家庭藹於州里聞于冕旒淳熙聖人駿
發書詔褒嘉幽潛表厥門閭用旌高蹈先生既沒其名
益尊其善彌章過其門而聞誦弦之聲登其堂而薰雍
睦之風遇諸塗而遜行臨予財而遜得者不問而知其
為先生家子弟也然未足觀先生之化也先生有女生
長見聞餐義服仁襲禮安詩自毀齒時不待姆訓不繇
師誨有齊且淑宗婦詠贊者不問而知其為先生女也

然未足觀先生之德也後數十年則聞安福彭氏有節婦劉氏其姓者予聞而驚異焉一日有客自彼所来者問以劉節者為誰曰同邑人士彭雲翼之妻應時之母而西溪先生之女也予曰其節何居曰劉之歸於雲翼也春秋二十有三至其嫠也二十有六其没也一星終者五始其夫以苦學屬疾授室三年竟不起云是時舅姑俱存而子未晬也里之人曰夫亡疇依子幼疇希是能安其室而疇歸乎夫人聞之曰曽謂世無共姜婦皆

文君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則鬻簪珥以葬其夫祝鬒髢以訓其子馨蘭膳以奉其舅姑至於潔蠲蘋蘩經紀生業不懈益勤不約益豐買書充棟秩賓滿座明師諒友自遠雲集子學日新子譽日聞於是周急施惠捐生收死族親表裏咸被麻賴至其自奉荆釵葛製嚼冰脫粟蕭然一寠人子也夫人一女子耳而彭氏之烝嘗託焉父母託焉子孫託焉而其身則四十年無儷而安焉茲不謂節婦而謂之何哉予於是毛髮盡豎胸臆憤發

不覺起立而長太息曰伯夷家兒無奪席后稷之孫無惰穡非其性有乎爾則亦習有乎爾故不知西溪之德者盍亦無觀其人而觀其子弟無觀其子弟而觀其女乎可謂今之宋伯姬陳孝婦也已夫人一子即應時也秋闈三預待試太學生員之選一女適進士羅日新孫女一人許嫁歐陽三傑夫人没於慶元五年八月乙酉葬以明年十月巳酉鄉曰慶雲山曰潭北先是其孫應時以通直郎新知隆興府武寧縣事歐陽俣之狀來請

銘予與西溪先生友且親非子銘之而誰也銘曰

耊哉二親呱哉一嬰夫也不存嗟未亾人言煢其身而當其門胡寧有旻言遺之屯烈彼松筠外鑠霜冰上貫月星彭氏有祀西溪有子維節婦之𨔵

陳養廉墓誌銘

天下有獨立之士乎無有也葢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若永豐陳生懋簡者其庶矣乎邑之里曰沙溪故有六一先生祠堂久而莫之葺葺與不葺不校也而生一日過

之若大戚焉獨奮而葺之新而大之予聞而嘉之曰此庶幾所謂獨立之士也非乎或曰此士之細也奚嘉焉曰漢世春秋之學嘗尊公羊矣又嘗尊左氏矣時之所尊勢之所歸也歸乎彼必叛乎此在彼無歸在此無叛其獨立之士也歟陳生是巳生字養廉懋簡其名也世居吉之永豐曽祖言祖深考畧俱不仕養廉幼敏慧意趣磊落少長勵志問學從試有司累無遇則喟曰經不耕不得道田不耕不得食是可一廢乎每讀書少倦則

取陶朱治生之書而考問馬晝爾于田宵爾簡編經史內飫食貨外羨卒擅一鄉士農之贏然營以胼胝享以錙撮積以豆區施以釜庾遭父喪及葬送車數十百兩母夫人春秋高養志養體情文兼隆食上必察所膳食下必請所與先意將迎先事貯儲擇地爽塏築室廣深凡數百楹聚兄弟子姪無得異居無不合食爾學於斯爾稼於斯宅里沖裕親庭怡愉鄉人儀之罔蹈非義其子自伯虎而下競爽有令質可才可儒擇明師以廸之

厚禮幣以資之今皆有稱復命伯虎築一精舍不嚚不
壓度書於中其専其勤艮齋先生謝公扁曰立齋以朂
之云歲辛卯大祲繡漕者流悉之蘊年官勸之分則上
其估以賑民養廪痛下其估逺至旁郡異縣咸頼以活
百里之内疾者藥死者藏婚者不失時緩急叩門不以
存亡為辭不以有無為解養廪既一新六一先生之祠
大夫士翕然稱之適新太守万俟崧卿下車聞之馳書
致禮且諗瀧岡阡無恙否亟出公布屬邑尉陳元勲汛

除焉又請養廉贊之養廉欣然曰吾志也即盡力佐費屋廬垣墉是葺是周是堅是飭工告成而養廉以疾逝矣蓋紹興二年八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徐氏先卒八子長伯虎也次朔大度大明大用大中大雅大敏二女適進士徐少逸鄉貢進士毛作賓孫男十五人無悔僉無為無莫介無咎無勉無伐會弁無巳無競無倦無違無慼女四人俱幼其來年正月辛酉諸孤葬養廉於邑之明德鄉沙溪里之塘塢予嘗以羅椿之請為養

廡記六一先生祠堂之役矣今其孤又以廸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曽煥狀因予猶子壽森来請銘銘曰

道初一源派百其川自百而千以燕伐燕六一皇皇仁義其相金玉其韋與韓相望祠之奚巍莫祠奚卑陳生其嘻其梧其枝有為為之無為不為陳生不知知者其誰

太恭人董氏墓誌銘

孝婦董氏衢之西安人贈奉直大夫劉公諱藴之妻朝

請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潁之母也初皇姑其氏性嚴且急里人以為難事惟夫人能得其懽心姑被末疾起居飲食非人不動夫人夙興問安否退區處日用復適姑所捘以興為之衣服率家人昇置使坐理髮靧面具藥餌腼膳飲節寒煖而進之且代之手匕筯閒則虞侍左右至夜寐始敢休息抑搔疴癢澡沐垢汙罔弗躬者每有肴核必導其旨甘密為貯儲問所欲而敬薦之如是八年猶一日叔姒姑之猶子也至

前輒麾卻曰大婦事我有和氣無倦色吾心安焉顧謂
夫人汝盡孝他日子孫必孝汝姑疾竟不起其父母皆
年耄無恙每語夫人吾女不幸久嬰沈痼夫人事之孝
雖死吾無恨恨無以報夫人天必能為我報之姑之弟
兄來過夫人出拜輒引避或避或不覺膝為之屈曰夫
人事吾姊孝莫能報其敢辱尊禮以重吾過夫人無勤
願厚自愛當必享後福姻族敬慕鄉里稱願教其女婦
必以夫人為言夫人之先好善樂施鄉人以佛稱之夫

人生而家已貧歸劉氏又貧以冢婦任家政艱難辛苦有人所不堪者烹飪滌濯織紝組縫靡不親之劉自五季居西安之潘村世服田畝奉直公始入小學簞瓢不能自給先進多憐而教之或與之訓童蒙而受業焉自是斅學於外惟歲時歸覲其親家事一不暇問蓋二十餘年遂以賢能薦於鄉上書天子又免鄉薦學成行尊為鄉國善士後輩多師從之奉直公所以能忘内顧之憂得一意於學既以美其身又以淑其子皆夫人之助

也姑之沒十年少卿君甫冠遂以進士起家夫人享其養蓋三十有六年累封至太恭人晚歲益康寧面有孺子色步履啖啜如少壯自少卿君入官中都出使右輔江淮迎侍板輿幾徧東南居處膳服之奉燕遊登覽之勝子婦孫曽扶牀坐膝朝夕笑語嬉戲之樂皆人所難全者人以夫人壽考安榮為孝感之報夫人雖未嘗習知圖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於義承賓祭睦姻族交鄉隣待奴僕誠敬恩意無不曲盡事有是非立語可決人

有善爲之喜躍不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自其貧時或告之急解衣推食惟恐後少卿君仕有餘俸卒推以補不足皆夫人之志也姻族家事有疑必扵夫人謀之可否斟酌咸服其當鄉鄰之至者無老幼必請拜夫人以得見顔色爲喜幸資勤儉至老未嘗一日晏起服新麗不常御食多品不徧嘗間輟以與僮御人謂夫人以惜福夫人曰吾知不忘其初少卿君不擇仕宰壯縣佐幕府治賦調兵備嘗險阻後所歴多劇煩夫人

念其勞而勉其忠在官下未嘗問外事惟以寬刑罰恤
貧弱成就寒晚爲訓素少疾一旦暴下顧謂家人曰吾
平生六府堅壯今若此吾其死矣家人曉譬之笑曰不
然夜半啜粥晨起飲湯復小卧奄然而逝享年八十一
初少卿君解褐爲溧陽簿始奉重親至建業仰斗食洎
夫人再至視舊什百甚自慰悅乃終始於是喪車東歸
幾二千里皆少卿君舊所臨者官吏迎弔相屬人士耋
老奔走塞塗觀瞻嗟嘆至于泣下可謂五福備順生榮

死哀也已男三人長即少卿君次顥次頎女二人孫男七人長強學迪功郎新全州清湘縣主簿次正學迪功郎潭州寧鄉縣主簿次志學次務學餘未名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八人其卒以紹熙三年六月十八日少卿君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奉直公之兆實其邑靖安寧濟川里蔣家塢云將辟遣一介走書二千里以朝散大夫權知惠州陸律狀來請銘于萬里萬里與少卿君最固且同官于金陵雖未至升堂之拜然嘗致生芻送

美櫝銘其敢辭銘曰

宋有孝婦有孝無古有痛其姑得婦不痛指不抉匕爾我之指身不屈躬爾我之身三千朝夕不懈彌力姑瞑爾神請於帝旻報以榮光褕狄伊煌報以耋壽開秩伊九報以子孫是生名卿天表此姥式是東土爰碣其宅俾夜作晨

夫人張氏墓誌銘

予頃職在太史當世之孝子慈孫不以予不能文往往

詭以銘狀其先世鉅人長德之功行用諗於後千年者予欲拒得而拒哉如莆田大丞相魏國陳公樞密權公資政胡公或以知己或以師友或以其子孫契好皆欣然為之落筆既歸自江左得臂痛之疾且心罷於績文囊研櫝筆今數年矣予亾友之子劉庭杞一日犯風雪款予門跽而請曰庭杞知先生以作文為諱然有士友廖執中自長沙走數百里以来屬庭杞以其母夫人葬而未葬非不葬無以葬也今天下名能文詞不在誠齋

先生乎妣氏不得先生銘之其何以葬惟先生動心焉予曰諾今三年矣丙辰八月望庭杞再至予迎勞之曰子不趣廖氏銘詩乎再拜曰幸甚則因其擕至朝請郎新通判袁州曾光祖之狀而序次焉夫人張氏湘潭人也祖大任貢上舍嘗註春秋學子爭傳之父暐迪功郎能傳業夫人髫而警敏笄而婉嫕授孝經女訓於其祖略通大義攸縣人廖君主簿聞其淑問以次子天經請昏入門而娣姒咸喜既饋而尊章胥慶雞鳴盥漱勤以

先衆著𧶘大布儉以率下每遇秋罷又勉其君子以下
粟之估用活捐瘠道無殣者主簿既歿又勉其君子以
悌於同産貸不已豊食不已獨再閲一星乃如一日艮
齋先生謝公嘗銘廖氏先阡深嘖其奕葉之雍睦云夫
人尤喜教子為其子聘明師徕益友延名勝賓客輳集
川至林立講習洋洋夫人嘗曰髣髴䰇秫薦實心慕之陶
嫗何人哉年五十一終於紹熙辛亥孟冬之晦前一日
葬於來年之季秋葬于乙卯二月五日鄉曰清陽里曰

宣化原曰曹衡男女六人執中用中致中皆業進士有稱用中為季氏後云女適成忠郎監建昌軍廣昌縣酒稅李希道進士譚知言季尚幼銘曰

彼儒者子嬪于斯士同德有煃維詩及禮詒爾子孫無忝爾親聿修厥身對于母勤詩禮一卷爾畬爾耕匪懈爾蓑用載爾稛

夫人左氏墓誌銘

乾道戊子亡友劉彥純嘗與予語州里儒家者流其子

孫能世其業者鮮焉因及永新譚氏曰是儒其躬者四世矣未幾譚君徽仲以彥純書來屬予記其一經之堂又書其桂林精舍之扁未幾又識徽仲之弟明仲於行在所之客舍自是予與譚氏子弟還往今年九月朔予族弟奎來請曰徽仲之季子鳳能世徽仲者也其家無禄以紹熙五年十二月某甲子喪其母以今年十二月某甲子襄事敬介奎以謁于兄有明仲之狀在願徼福於兄乞銘以托不腐則厚而銘諸夫人姓左氏世為吉

之永新人父時彥紹熙間為鄉里儒宗晚以累舉得官
終於安遠丞以奉議郎致其仕夫人之生穎異絶羣奉
議公奇之每語所親曰欲為是女擇對未見可者其所
親曰姑徐之是時邑里先進譚公致政朝奉諱某名能
文詞妙齡鄉賦薦名既以累舉得官不願仕後學從之
游者奉議公亦在焉致政之子長諱某蚤策上第終官
朝奉郎子景先即明仲令為朝散大夫昌化軍次諱觀
復觀復之長子諱吉先徽仲其字也徽仲嗜學為文下

筆不休奉議公見之欣然曰是子非池中物吾得佳壻矣遂以夫人歸之夫人之歸也當致政朝奉公大耋康強羣從萃居不啻千指夫人平心以處一無間言朝奉公喜曰吾家得此孫婦譚氏其昌乎夫人聞之不矜不懈事姑尹晨夕側立無嬌容視姑顏色愉悅夫人始喜不然徐請曰得無有不可於意者姑見妯娌必稱夫人之賢常俾諸婦視以為矜式久之朝奉公及舅姑相繼即世夫人送終無一不盡時節烝嘗必痛哭流涕聞者

惻楚夫人既荐履難疢覺生理寖微謂微仲曰世有無職而食者乎男職耕耘女職組紃弗耘弗紃寒飢其臻於是傾橐倒篚一簪不以著身盡用以為生績麻條桑以燭繼晷脫粟營餬以菲自奉三年而成室廬五年而闢菑畬七年而倍其初於是微仲得顓顓於文字間延師儒訓子弟暇則從賓客投壺奕棋釃酒賦詩灑然有出塵之想諸子感父母之訓相高以行相先以學相琢以文州庠邑序春秋課試非冠以詩經首選則弟以書

經首選夫人曰未也有大於是者歲當上熟穀價如土夫人必賛微仲上其估以斂之及歲大祲穀價如玉夫人必賛微仲下其估以散之邑人德之微仲既沒夫人數從中表族親諏之曰今儒士中誰可為子弟師或曰某人又博諏之僉曰然夫人始命其子聘之及至其禮益加于前夫人天性寛裕而理家肅嚴諸婦事女紅不夜分不得息夫人坐堂上夜聽諸子讀書喜而不寐或至申旦既屬疾猶語諸子曰汝等宜自強為善以纉乃

祖父之志紹興乙夘大饑汝大父與汝曾大父朝奉公
為食以食餓者所活甚衆朝奉公糲食惡衣坎瘞繙錢
將終以告汝父汝父不省者三十年一日出此錢以畀
羣從諸弟小子識之第力學後豈無興者言終而逝得
年七十有六夫人男女各四人長男鷚志學勤家先卒
次鴻鵠好書以氣節自許次鵬性慤而志大為文出儕
輩右早世無子鳳以其次子卿月後焉次鳳至性孝悌
刻意學問屬文盈編才敏意新長女適段昌胄次適龍

先朝皆進士次適訓武郎新融州管界都廵檢使張安世次適秉義郎新監行在省上界張鎰孫女八人曽孫男三人曽孫女八人銘曰

謂姥不齡八秩其年謂姥不昌四葉其孫謂姥不福五者其全中正之里漢山之址姥宫於間祚爾孫子後以五鼎其不源於此

靜菴居士曽君墓誌銘

艮齋先生尚書清江謝公未仕日嘗假館於廬陵蘭溪

曽氏之槐堂授徒講學一時俊秀自遠来學者北自九江南暨五嶺西而三湖東則二淛鱗集于堂下詩禮之訓仁義之實誦弦之音洋洋如也後數十年異材林立布列朝野或以學傳或以行著或以能稱或以文炳者多艮齋之門人弟子也曽氏為加多其大者首出二史兼官六卿冠豸柏臺拂芸道山其次者秉别駕車試治縣譜其小者猶累舉補官薦名太常也惟静菴居士其學得艮齋之源委其人經艮齋之品題遠之為同業遡

之為同宗皆推之為艮齋之高弟乃韞玉而莫之與沽
種德而莫之與秋有司不以薦揚天子不聞幽仄既在
於人而邦弗獲其用復畸於天而躬乃嬰其疾兹命也
耶兹命也耶居士諱機字伯虞姓曽氏其先金陵人五
季自宜春徙吉之吉水祖光遠將仕郎父敏才宣政間
游太學有聲綌興間以秉義郎終官監虔州船場君生
而小異幼而頴出夙呻佔畢夜誦申旦請飪忘嘗請席
忘牀家人憐之曰書誰不讀一何自苦如此竟不改既

冠從謝公學公語人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必是子輿
曾氏者既無遇於有司則歎曰學殖也畫而弗殖吾則
我咎也殖而弗稔吾復誰咎哉既而又奮曰原夫之輩
豈學也乎自是不以阿房誦于人浩然賦招隱之詩所
居正對玉笥諸峯每弦琴觴酒卧興揖之曰清風招我
明月呼我諸峯友我尚應接不暇而暇問槐花之黄否
乎築一室獨居之揭曰靜菴監丞周公扁以二大字而
大丞相益國公銘之曰不出户庭能定能應蓋惜其定

應之兩能而卷懷之無施也君於書無所不觀于文既敏而工於詩尤幽而淡晚得末疾安之若無有來問者笑答之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慶元庚申八月已亥談笑而終年六十四有詩文十卷焉目曰静菴猥藁配婁氏承務郎天任女也二男曰克定克永俱好學有文克永嘗與計偕一女妻進士婁鞏孫男四曄旼曄昉三女明年二月丙午其孤葬君於縣之仁壽鄉歸仙里龍子岡之原克永嘗以詩謁予予讀之驚是何黯然有

後山之味至是持通直郎新知全州灌陽縣事王夢得之狀来請銘予既善克永又甞記君之菴者其何辭銘曰

幽哉若人如淵斯奫如璞斯珍如衟斯堙珍莫予售堙莫予疚維静乎守惟德乎楙尚書之稱丞相之銘有鍠有聲有姟其齡

太宜人郎氏墓誌銘

慶元六年五月八日小男幼輿歸自中都因問昔同朝

故人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輿首出朝
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書二札其一問暄涼訪生死寄
藥物其一則曰儔不天喪所恃𢁉七年矣而未有以焯
諸幽夙夜祇懼無以詒孫子諗將來俾毋得其埋厥章
誰歸托契不淺言立而傳微執事疇控焉有朝散大夫
尚書吏部郎中林公湜之狀在某敬再拜序而銘旃太
宜人郎氏寧國府寧國縣人父侗鄉先生也太宜人生
而靜專先生特異之嘗曰此女類我雖貧不以妻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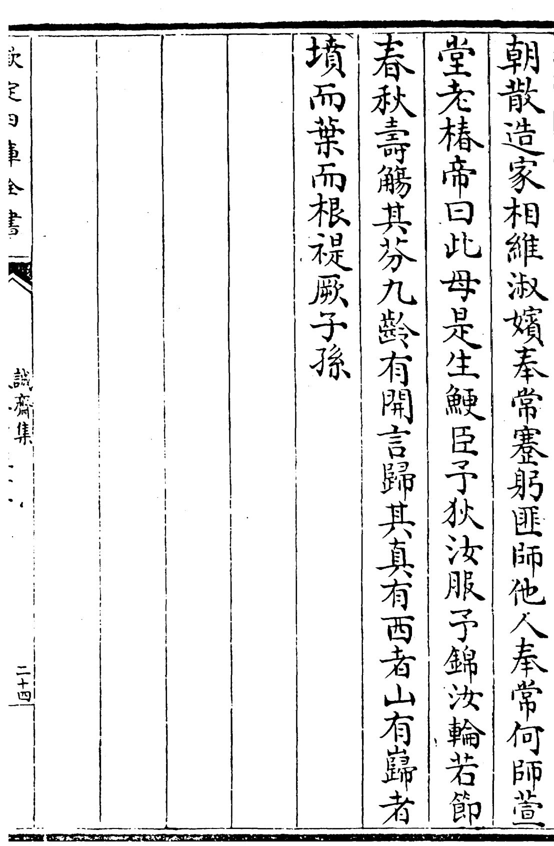
故朝散郎虞公瑃先生忘年友也遂歸之太宜人既自忘其外家之貧朝散公亦自覺其婦德之富君子謂郎先生善于擇壻朝散公慶於宜家兩族有煒州里儀之太宜人事姑孝姑嘗寢疾適免乳且哺子且執事於膳於藥匪躬弗置匪嘗弗進姑見其勤諭遣之曰汝自須人扶吾小愈毋久苦汝太宜人曰敬諾然終不斯須離也既亾春秋祭祀之日雞初鳴急起盥漱滌籩豆具牲酒皆出其手既耕既蠲而家人有未知者如是終其身

朝散公每觀書至夜分而歸太宜人逆之閾右如大賓大客肅雝莊栗慈撫諸子每見朝散公義方嚴甚從容言曰兒誠嗜學彼自奮勵頻督過之將無傷思遇下以寛有過失未嘗笞罵又為之開釋一家之中上無卞急下無𧷤怨朝散公平日詩酒為樂客至必取其車轄投井中摽從者出之門外禁無得歌驪駒於是卧尊罍飛琖斝投壺奕棊賡酬詩句大笑為樂不極驩不止太宜人既不憚煩且為備前具以待不時之需是以朝散公

益得以交天下名勝至於家人燕集絲竹間作則獨凝然危坐若不聞者一坐肅然平居似不能言時發一語理盡而氣和每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多言祇以賈禍其子儔自監察御史按刑湖南孝宗皇帝以太宜人春秋高改使浙東四明闕守復命兼攝繡衣玉節導迎板輿翟茀朱幩暉映行路往来千岩十洲之間每至登臨勝處芝蘭詵詵冠蓋欣欣綵服後先上千歲壽士夫豔之半歲御史得郡九江諸子恐動老人之念不敢言既

而聞之喜曰吾久矣動歸與今得過家天賜也既歸會親戚諸姑之高年者杯酒接歡恩意周洽家有名園日涉其間御史承迎母心欲求為祠官以便色養遽以疾捐館紹熙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臨絶湛然享年八十五太宜人生長儒素歸大家見其子冠豸為部使者又以高宗慈福慶恩三封至太宜人人謂貧富異觀貴賤易志而自奉甚薄自視甚卑一毫不怵其心御史嘗諗同院御史林公湜曰吾母雖當燕衎未嘗不勉儔以名

節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史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
振職左遷皆韙御史不知家有師也晚耽釋氏書諷不
渝清晨未嘗茹葷葢五十年云諸孤以五年正月壬午
祔於西山寶千朝散公之墓從治命也男五人价伸儔
佃倬伸迪功郎新黄州黄陂縣主簿倬以鄉貢進士入
太學前卒女四人俱嫁士人今惟季在孫男六人衢衎
衢衛術衞國子進士衢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主
簿女九人曾孫男六人熹餘未名女一人銘曰



朝散造家相維淑嬪奉常蹇躬匪師他人奉常何師萱
堂老椿帝曰此母是生鯁臣予狄汝服予錦汝輪若節
春秋壽觴其芬九齡有開言歸其真有西者山有歸者
墳而葉而根禔厥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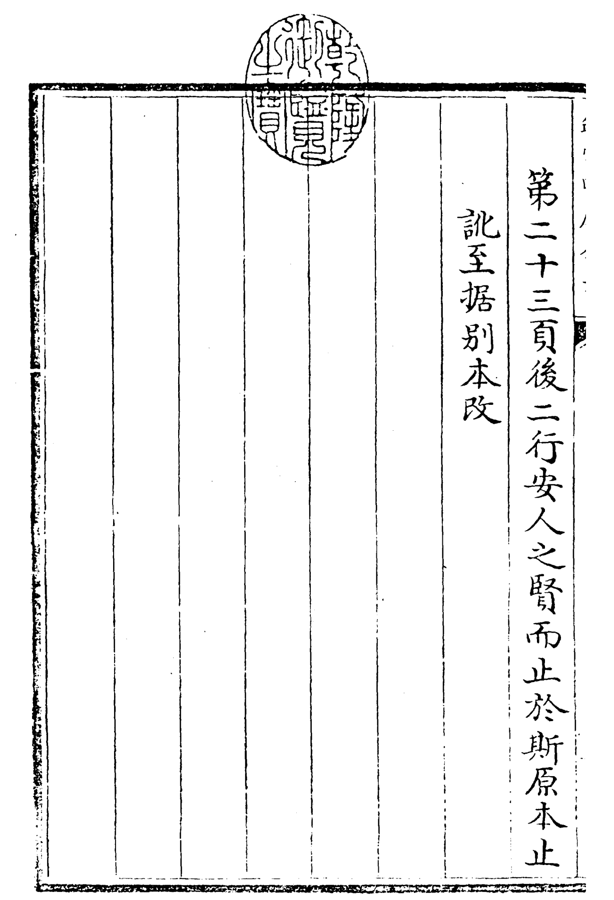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一百三十一

謹案卷一百二十九第三頁前六行万俟嵩卿原本万俟訛方俟今改

第三頁後八行經月不少懈原本不訛方据別本改

卷一百三十第二頁前三行師王駿子非華元之戒原本王駿訛玉陽据漢書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鹽使者歲貢釜金原本釜訛釜据別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安人之賢而止於斯原本止

訛至据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三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一百三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贑縣主簿李仲承墓誌銘

予中男次公之婦翁李仲承主簿窆穸有日其子仁羸然衰服来謁予再拜哭而請曰先君主簿幼辱先生與之游又辱與之姻今且納石壙下儌先生孰與特書其

蹟有迪功郎蘄州黄梅主簿羅君惟一所書之狀在惟
先生則哀之予哀而弔之曰諾即發書覯之其辭曰仲
承諱槩仲承字也姓李氏故為官族世有名人其支泒
有仕至二千石者獨仲承之曽祖兆祖循皆潛德不耀
至其父通迪直郎次魚荐諸太常得官為長沙酒正歷桃
源金谿丞以卒有田僅百畝無贏仲承少時起於貧襟
度軒豁言貌矜莊若貴公子見者敬之稱為秀子弟力
學自奮為文抽軋氣力磨濯肺肝務出竒不與人為同

歲壬午試鄉舉與其弟渠聯中戊子仲承復魁經試禮部發策論風俗之獘謂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尤莫大於下不應而上輒止雜引經傳指據明切而主之以孟子禮忠仁三自反之說同試者異之口傳以熟榜既揭不中又相傳稱屈印山羅君价卿宗卿月橋丁君無競故與仲承為友又同試三君與選而仲承不第然不敢以得失相重輕咸遜仲承頭角身逌而聲昌翕然敬其為名進士仲承既不偶漸不喜為文務涵蓄

專為己學釀郁六經以為語孟者經之門也為之訓解成編發摘聖秘辭理淵澈人士有蕭伯和者王才臣者與仲承之族子天麟者皆一時之俊而往来質辨以仲承為宗推為鄉先生云仲承持身謹處家儉教授鄉里以淑諸人束脩之来量而後受苟未憤悱者必却之曰此無功之禄也義不素餐焉事繼母友異母弟人不能間言凡三娶子男皆前二娶謝氏所生今夫人陳氏獨無所生仲承以身淑之閨門雍如無戚疎意可謂有德

君子矣仲承自少而壯名聲曰張不惟仲承有以自期
而人亦以澤世望仲承至晚無遇仲承若無意矣而望
仲承者猶前日也然卒齟齬淳熙丁未始以累舉試集
英初調武岡軍武岡縣主簿丁母劉氏太孺人憂再調
贛州贛縣主簿贛守侍郎黄公艾憲使大卿俞公澂咸
敬重焉發政論人物皆取平于仲承獨稱為先生不以
屬吏視之仲承之所扶纔小用之若此終官来歸浩然
林下又未遂其樂而死人以是尤惜焉仲承善與人交

鄉里名流搢紳賢大夫咸尚友之大卿楊公獬尹吉水以書幣迎致縣齋使其子受學而身自友之退而詢政仲承推心不隱甞自家趨邑夜止逆旅耳屬於壁得二人談劉某之寃甚悉仲承詰朝以告尹尹曰此重獄也詰之果得其情劉得釋且全其家然仲承不言劉亦莫知之仲承於義所當言不愛力類如此得年六十八實慶元庚申七月十四日終三子仁伋僑僑先卒女三人長適承務郎監衡州安仁縣稅楊次公次適免解進士

羅子介次適鄉貢進士孔伯元孫男二人執中用中女八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羅君之狀云爾羅君亦予友且親其所書仲承之行其事核其辭公銘曰謏學吃吃指墄為室君詰理窟刮見經骨身亨位窒功乇言蔚厥聞有卒千祀一日

李商霖墓誌銘

淳熙閼逢執徐歲月集星紀既生霸之三日進掖學子數十百輩大會而慟於南昌縣嵩安鄉榻岡之野東西

行者皆不得行且小觀之亦為之惻楚則諏其居人曰是何物大人之塴一何送者如雨哀者如父母也曰近故竹林先生李其姓商霖其字也送而哀者其弟子員也先生隱者歟曰否先生墨兵之與居客卿之與娛上泝巢燧下沿劉李魯壁之廋汲瘞之裒鳥跡之范稗說之荒立天立地立人義陽仁陰疇中疇失疇理疇忽心横榦根手攬滙源嫁春兆千秋微萬幽纙之若抽玉鳴金舂彌撞彌洪有答罔窮厥志孔武榦令以古逝將處堯后

皇黄虞我吐覺世之漓于雍于熙竟不其逢韞襲於衷百一其試其就豈細哉先生隱乎哉然則先生仕者歟曰否先生竹君之與處儀狄之與語節者處之凋者去之聖者儲之賢者吐之得意二子死友不死君唱余賡狄哦余吟陵武五詞柏梁七之建安焆起義熙孤峙甫白坡谷霆碎雷蠘東籬之馨西落之英魄淵秋明淩陰夏清柳嘒晚咽谷嚶晨發崖溜寒滑澥濤沃日楚客雌風燕俠白虹于句于聯大翫厥篇有癖于此曷晚于彼

哉先生仕乎哉後九年客有過我者為余道之余憑烏皮几而耳之葢一語九太息也未幾先生之子從政郎新武岡令君恕已自豐城犯隆暑走五百里謁余於廬陵南溪之北涯再拜者再伏而哭哭而起袖出文書二通跽而請曰此吾兄朝奉郎成州使君修已之書詞與先君竹林先生之行狀也先君即世既窆距今十有八祀而宿草拱木寂寂無紀惟先生罔靳其勤特書以焯諸幽不寧惟諸孤如天之福抑先君而尚有知也欣欣

其樂康哉語畢又再拜者再余敬答拜曰諾先生諱晞説商霖字也世家豐城冠而孤事母夫人黄盡孝當是時兵荒荐仍生業屢空于菲帶經負米致養嘗藥侍疾無愛體膚執喪哀疚有人所難免喪十年言及其親必泣如始喪者同産一弟字之訓之淑而才同室同爨逾三十年湫隘離居則與之市腴田築善室盡遜先業身不著一簪云三試禮部無遇退歸竹林士之從學者尊之曰竹林先生後以子追秩奉議郎曽祖仲文祖安常

父倬皆不仕妻黄贈安人四子修巳虚巳勝巳恕巳伯季第進士仲叔未仕三女適人士黄應和端人劉堯仁孫男九人義方義董義問義和義行義榮義隆義端義山女八人先生之没以端歳之六月二十日得年六十有一銘曰

若有人兮嵩之岡衷寶璐兮握夜光芰荷衣兮芙蓉裳曠一世莫我知兮退將返余竹鄉溘埃風余上征兮睎余髮於扶桑登閶風而倚閶闔兮揭斗柄以酌天漿昌

不化鶴而來歸兮獨令子孫之涕滂

夫人劉氏墓誌銘

客有自安福來者曰邑之西林有孝子朱雲孫者一日衰絰羸然踵門而愬曰雲孫不天有二痛極焉吾父母幸而偕老謂百其年以撫我子孫而母獨先即世一痛極也艮齋先生尚書謝公諤嘗言朱氏孝于事親宜書汗青未及載於公之孝史吾母無傳焉二痛極也雲孫者竊聞之誠齋楊先生嘗職太史又嘗銘當世公卿名

臣之功德言行子誠齋故人也願邀福於子為我乞銘於先生則吾母死而不死雲孫與吾父不夭而夭也余曰雲孫奚而得孝子之稱謝公奚而欲書朱之事客曰雲孫以母病革血指書詞以禱焉又刲股為餐以進焉翼日有瘳他日復病革其妻曰子瘍尚新妾也當進此餐者翼日復瘳他日父病疽雲孫丙夜焫薌於臂以禱於天請以身代翼日疽潰里之士張鑑彭維岳等四十有二人上其事於縣者至再前縣令黄奭之尉張椿年

記之而後令趙思日序之鄉大夫歐陽俣又詩之謝公
跋之是以有孝子之稱而謝之跋謂宜書者也余即取
謝公所述孝史與客閱刲股之事由隋而上未之前聞
也惟唐有三人焉曰王友正曰何澄粹曰李興謝公既
書三人者以為孝則謂朱氏事宜書豈不然哉客曰柳
子頌李興而韓子絀鄠人何也余曰皆是也柳子惘其
志故頌之以厲薜色韓子坊其流故絀之以儆毀傷於
是客袖出夫人行狀以請銘葢從政郎提點坑冶鑄錢

司幹辦公事陳章作也夫人劉氏邑之谷口人也自其
穉齒靖恭明淑父文蘊授孝經內則劉向列女傳一讀
成誦奇之曰是不可以凡女子擇對得朱君邦衡字正
卿歸事尊章伈伈孝敬勉正卿以學閫內之政囊篋細
碎米鹽靡密夙夜盡瘁秋毫不以累其夫正卿招聘師
友市書充棟以訓雲孫夫人垂橐以佐其費無小靳色
正卿嘗出見道旁棄一女子方晬雍樹以歸夫人鞠為
已女既長嫁之歲大祲穀貴必痛下其估寒者衣疾者

藥昏喪而匱者賙酷嗜葱嶺書祁寒隆暑朝誦不懈梵
宫壞隤傾家必葺每語夫子曰積善之涓流散之阜丘
其富優優歳在丙辰除夕前二日雲孫䘏婦子雞鳴沃
盥秩初筵潔犧象楚籩豆豐肴蔌將百拜堂下上二親
千歳壽夫人坐未安而逝享年五十有九一男雲孫也
一女適人士王大崧孫男一人定未冠爰諏宅穸爰諏
僂句曰其歳壬戌其月癸卯其日甲申其山上湖銘曰
不有斯母不有斯子子不愛體母也痊只其痊其延考

終厥年毋年有止子心靡已古求忠臣不於而門有九其旻無斁其閟

宋故彭遵道墓誌銘

一鄉之人能皆富乎曰否有富必有貧能皆貧乎曰否有貧必有富然則天之生斯人一何其均而其賦斯人又何其不齊也曰不能曷為不能曰吾之於十指吾能使之齊則天之於萬人天亦能使之齊矣然則天之於人其漠然無愛矣乎曰否然則曷為弗愛夫貧者而獨

愛夫富者乎曰其愛貧者有甚于富者奚其甚曰一家之中有壯子焉有弱子焉父母之愛弱子有甚于壯子故必以弱子屬之於壯子天之於人也亦然一鄉之中有富者焉有貧者焉貧者天之弱子也惟甚愛之故必賦富者而屬之賦一鄉富者所以屬十百貧者也富者若曰吾自富也彼自貧也坐觀貧者之凍餒若觀凍蟻飢禽焉其不負天之屬乎哉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能不負乎天之所屬斯可謂一鄉之善士

矣斯中孚孟子可友之科矣若吾州安福之士彭導道者其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歟其中孟子可友之科者歟其吾所謂不負天之所屬者歟導道諱懐胸次恢踈曠無邊幅結交耐久恥言人過其事後母人無間言中表稱孝同居從兄不異同生士友稱弟通孔安國尚書穿穴姚姒跌宕盤誥試文有司一再無逢喟曰言采其薇獨不可樂吾飢取彼狐狸獨不可納吾衣則山中芰製藜杖芒屩奔命雲月泛交猿鶴旁招勝流觴詠談

詎窮追幽事造極物外之樂悠然不知日之將夕夜之申旦也至於教子延師不遠千里厚幣異禮以聘以延艮齋先生尚書謝公聞而悅之命其書堂曰經訓大書三字揭之楣間遵道學者也非世之所謂富者也然愍而哀貧惠而勸分富者所弗如也毋謂緩急人所有俗子多藏吾所唾去故凡有扣者必稱家贏縮倒囊垂橐無小靳色人有凍餒於我乎濟人有札瘥於我乎劑人有窀穸於我乎瘞一鄉之民愛之如親四方之士慕之

如歸吾所謂不負天之所屬孟子之所謂一鄉之善士而可友不在斯人又將誰在嘉泰元祀八月乙巳無疾而逝享年五十有六三祀十有一月壬辰葬于安平之鄉思塘之原曾祖璿祖儀父大球皆不仕配劉氏二子尚德蚤世尚賓孫一男二女將寢尚賓以迪功郎新饒州餘干縣主簿羅子介之狀來乞銘銘曰

山暉虹升中韞連城川光夜發下韞明月老彭之份氣和以醇何物不春何人不欣昌其而轃其環曰道學環

于身惠環於人穹隲其淑維蘭維玉馬鬣封之過者其肅

王同父墓誌銘

賢否烏乎定曰定於衆曷為定於衆曰今有人焉一賢之與十賢之孰賢曰一不若十十賢之與百賢之孰賢曰十不若百然則賢否不定於衆而奚定乎故孟子論用人之法終於國人皆曰賢夫豈不以衆乎哉然則匡章一匡章也國人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稱其孝於陵一

於陵也國人皆信其廉而孟子不信其廉將奚從曰吾從孟子然則國人衆乎孟子衆乎曰國人寡矣孟子衆也獨不見春秋傳之論商周乎商以兆人亡周以十人興而傳乃謂周能用衆非人之衆也善之衆也然則一孟子不衆於國人乎哉孔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夫天下之議論至君子然後為論篤是一君子之論已衆於天下之論矣而況一國之論乎今吾州之士有王同父者衆君子之論合辭皆稱其賢豈不衆乎哉同父之

賢於是乎論定矣同父諱巽同父其字世居瀘溪之桂溪其先有諱懷者生八子長曰勲次曰讚者廬陵先生之五世祖也勲者同父之九世祖也曽祖瑞祖章父度祖與父再世薦名春官皆有文名同父未冠喪二親發憤自樹立耕學穫文鑽礪追琢至忘寢食不數年貫綜經史如月入牖靡靡不照操觚臨紙如泉出山所向淙然也再試有司連中待試太學弟子員選其數百尋儲書充棟署曰藝芳以斆諸子紓於殖貨而棘於序賓當

於奉身而汰於濟物莊於正家而寛於御下每遇年饑必發廩以活餓者其或水毁必方舟以拯溺者斯非賢而能之乎於是秉成先生監丞周公賦詩稱之有朋儔會集之辭有天葩奇芬之辭平園先生大丞相益國周公賦詩又稱之有清芬藹家庭之辭有騰馥霑黨術之辭艮齋先生尚書謝公作記又稱之有君子長者之辭有忠信孝弟之辭夫是三先生者一人稱之此已賢矣三先生同稱之此又賢也一辭稱之此已賢矣特稱之

屢稱之不一稱之此又賢也然則同父之賢衆君子之

論皆無異辭其賢於是乎論定其不然矣乎同父娶羅

氏祕書丞日宣之孫也五男讜中養中敏中皆業進士

有聲時中執中及一女皆幼同父之卒以嘉泰壬戌閏

十二月十五日年四十六其葬以明年十一月某日其

墓在某鄉某原將辟讜中以迪功郎潭州長沙主簿徐

楚之狀来乞銘銘曰

附驥伊超千里匪遥附鳳一飄千仞匪高猗歟同父詢

敏且悟是綴是附疇予敢侮維三先生焯彼日星適觀厥評適成厥名維昔千駟維死無紀維有同父維死無死

西和州陳使君墓誌銘

君諱公瑑師宋其字陳其姓新蔡人也今居袁之宜春胄出舜後嬀滿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贈銀青光禄大夫式者其曾祖朝請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之純者其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外者其考贈碩人晁氏贈宜人

徐氏者其妣也君其氏出也以父任歷鄂之蒲圻咸之曲江主簿澧州司理参軍未赴丁母憂除喪為贑之會昌令又為靜江府義寧令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通判德安府知開州西和州未赴西和請為祠官命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卒年六十四終官朝散大夫君在蒲圻適武昌軍壘增葺區廬發諸縣屬役他邑長擾獨君所即工取佛老之廢宫以為材就市井之庸保以為使不日而成卒乘交賀而田里罔覺嘉魚缺令諸部

使者檄君攝之邑之地卑背江面湖每歲桃花水生環邑之境滙為巨澤亘數百里三邑之民不可以稼政和間唐令築萬頃隄以障之隄潰四十年莫之能復君率乃僚行視故跡荒度地勢於是從廣就陿舍舊相新距故隄三百舉武因兩大之阨搤外水之咽發耕者七百人治之勞賚勸相勉以久利董以大家三旬而隄成截若霽虹隱若金城連歲大穰民厭魚稻民歌之曰馮夷不仁兮淹吾疇以為湫天惠陳侯兮涸彼湫以為疇黃

雲兮被野后稷欣兮乘白雲而来下一飯兮祝侯與大
椿兮相永乎春秋總領王公炎聞而薦之後為樞使又
薦之君在會昌屬揃山之盜突入贛境張甚君首揭格
外賞募猛士以螢弥為前鋒盜走太守侍郎陳公天麟
表其績以父憂去義寧地雜蠻漢崇山複嶺商旅道斷
而官自鬻鹽府散之縣縣散之鄉故事皆強民售之君
為設場聽民自售罔不呼舞溪蠻間發乘以大盜師旅
之後加以年饑君專意撫字民用昭蘇蠻有奚其姓者

黠而勇陰嘯羣醜時閶漢疆君以策縛致麾下諸酋出
謝君勞饗之諭以忠孝開以福禍感悅而去一境寧謐
帥劉焞漕梁安世合章薦之宜州蠻叛帥王卿月招君
議事遣往攝守君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卿月用
之蠻沆平定高安荼租挈重君痛節百費以他賦之羸
代民輸之民力頓寬政聲藉甚冠冕一路太守侍郎余
公澂首薦之萬里相繼假守亦薦之君秩滿造朝萬里
祇召繼至復薦于朝而君已詣銓曹署德安郡丞矣有

旨召入為中書除命時戎帥兼知德安政用戎索鷹擊毛摯覘民細事以成其明道路以目君每事盡規横政小霽復州缺守諸部使者列於朝請以君攝凡五閱月作冰樓以代民兵之役嚴邊備以激義勇之士提舉尚書張公孝伯漕使劉立義提刑張垓交章薦之辰蠻叛帥樞使王公藺檄君議事將辟為真守君復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君凡再辭辟郡談者高之君至開州治賦不擾而裕聽訟不察而明朞年而治民氣和樂迨

暇訪求唐刺史劉公綽韋處厚之遺跡而追和其詩句峽中爭傳之有嘉禾一莖九穗生其境内部使者表其事以為君之異政所致制帥龍學尚書劉公德秀率荼使王某同薦之給事程公叔達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屢薦之前後舉者二十餘人既歸自蜀意已倦飛得請祠官超然自得悠然自放迺築池館迺藝松竹芳晨勝日策杖孤往詩狂酒聖胥命同社園翁溪友所至爭席往往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窮日之力至夕忘返嘉泰二

年十一月朔子孫方羅拜稱賀君忽慨然曰吾其歸乎皆問曰翁既歸矣又將焉歸君笑而不荅後五日夙興焚香立而逝云娶駱氏賔王之裔也封宜人前一年卒二子元勲從政郎前道州軍事判官元老將仕郎後君數月卒四女長適進士馮百藥次適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孟雍皆前卒次許武徳郎贑州正將夏用中之子允徳次許進士易光廷之子孫男二人衍衢治命以納禄之澤奏補衢孫女二人俱幼君色粹氣温表裏如一

可愛可親至涖官謹度遇事必爲凜不可奪然睦家庭篤親故上信誼下勢利聞人一善若已有之見人急難若身逢焉尤爲龍學尚書劉公所知帥長沙道宜春聞君之喪親臨弔焉哭之慟襚之渥撫存其孤意惻惻也元勲將襄君大事以夫人駱氏祔焉諏之丈夫重告曰其歲癸亥其月辛酉其日丙申兹謂良辰縣曰宜春鄉曰信義里曰德成原曰貉石兹謂良窆迺走一騎持李監嶽逢原所書官簿来請銘銘曰

世罔能吏何以立我事我事未立我民已涖世罔恵人何以字我民我民弗字彼姦蒙仁有煒陳君罔臨不春有恵之政無恵之病有能之實無能之稱謂無知已薦累其紙謂不逢時手兩其麾俾或克壽可量厥就未就而萎何司為斯為君問天天且弗知

宋故朝請郎賀州斛使君墓誌銘

賀州斛使君諱僖字公和一字宗魯其先河北胡氏在太祖皇帝時有勲臣曰興曰槩者其祖也在仁宗時有

為永定陵官屬曰安石者四世祖也會丁謂雷允恭擅

移皇堂安石懼棄官遁身變姓名曰斛㫡云後家開封

令寓廬陵曽大父道故將仕郎大父祥累贈金紫光禄

大夫父繼善故朝請大夫知汀州累贈中奉大夫君幼

警敏好學未冠能賦試闕之鎻廳薦名前列後以父任

非其志自右廸功郎用舉者改宣教郎終官朝請歴郴

州郴縣主簿邵州判官臨江軍新淦縣丞隆興府豐城

縣令知贛州興國縣通判衡州知賀州未赴卒年六十

二嘉泰二年八月十三日惟新淦以母憂不赴初主郴
簿李金亂初定加之年饑溪蠻出掠漢民震擾太守擇
官轉粟以賑羣蠻莫敢行君請行郡中壯之郡檄宜章
令與俱至則令已移病矣君笑曰洞中真虎穴耶匹馬
孤往悉召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太守慈惠家詰人撫賙
之無遺蠻衆感悅相率送踰境既歸太守舉酒相勞曰
非主簿孰了吾事是時公孫侍郎逢吉吳公郎中鎰初
仕於郴與君同寮俱稱重焉在郴勾稽一年其餘歲月

或攝邑事或攝幕賓或攝掾曹並以才擇人歎獨勞君裕如也逮贊邵幕民有兄弟以産訟者閲七八有司至是三十年部使者以屬君君決以文法之平訓以骨肉之恩相與感泣罷訟里民輸租異時有司受輸往往虐取利其羸以自入民甚病之及君下不民漁上不官朘羸則歸之官輸者懽呼以為創見逮令豐城乃豫章劇邑鉅箚日四百紙君夘出辰畢老吏驚駴退食再出吏呼一人立庭下以試君君顧曰此非晨来投牒者吏爭

曰即是矣詰之非也即杖吏觀者如堵皆稱神明居亡何新連帥樞使王公藺至幕府初開凜然風生諸邑震恐公笑曰惟正人可與極言民瘼矣首條三事以告如關市之征有歲入之常有庚逋之奇逋者一庚者十病民一也公使之帑有紙估之布有醯估之布大府之傺又有圭田估之布圭田者其田半其粟倍其粟一其估三是數者皆徵於縣縣將安出出於吏耳吏又將安出出於民耳夫以官戢吏吏猶漁民以官漁吏吏不漁民

乎病民二也經常之布不及其初已三十年積而為逋鉅萬矣不舉而蠲之徒為黠吏之外府耳病民三也王公曰微君憂民吾安聞此於是蠲征商之積逋減經總之緡錢光宗登極詔議免諸郡無名賦以寬縣道君白府祈痛蠲月貢之布謂之月樁者遂免十四邑地窪瀕江恃隄為安異時一水縣為巨浸民皆登屋不炊死者十二至是水復然蓋甲子一周矣父老以曩事告皆泣君曰我在此若等毋恐君即循行隄上躬負一土囊以

苴罅漏吏民爭先趨之惟東北隅隄壞莫敢往君寢食
隄上夜漏二十刻視隄不沒者三寸君默禱且沈牲酒
有頃水勢頓却父老懽呼來賀水既落隄朽而阤君丐
諸帥漕得錢三百萬躬率吏民勸相板築市木石揵
菑增甲培薄朞月之間新隄告成至今水不爲灾隆興
繭絲之征曰和買者征之不均君上帥書請損益其政
使盡善可久幕府沮之後漕使鄭公汝諧變其法與君
合云未幾王公召登政地樞使施公師點忽表薦君改

秩君驚曰吾與施公未嘗有一日雅蓋王公薦之時鄭公汝諧為祥刑使者行部過邑見圄空已喜又見耆老士民數百人遮道請借留鄭公曰若等應故事耶皆曰令之於民若保赤子即表薦君改秩逮宰興國時蘋之十邑治賦印罰金君盡罷之一裁以法宿姦襲伏善良吐氣助役之征斂之過厚民皆病之君計出為入歲蠲緡錢數千郡丐粟於朝以會諸邑得二萬斛吏鬻之君不財吏興國獨寡君發吏姦乃均得之盜入老子宫殺

守者尉求盜不得執平民掠治誣服君直其冤祥刑使者趙公不𨒪聞之以語太守俱論薦之逮丞衡陽郡有部使者二臺與太守而三君中立不倚皆䝉其知常平使者李公楫薦以所知祥刑使者陸公世良薦以廉吏吏部尚書劉公德秀薦以公正聰明桂陽缺守漕檄君攝之郡小而窶君痛省穡去日有羡郡介蠻洞無城無兵君募驍勇繕干甲訓技擊軍聲載振羣蠻遠遁漕使陳公研薦君可二千石得臨賀辭行詔免見令中書取

君奏議以聞一曰君徳二曰役法其言端實可行朝論嘉之待次未上而君病矣竟以不起士夫嗟悼初臨汀府君没太恭人性嚴奉迎之官承顔養志惟恐忤焉及屬疾嘗藥上食不以妻妾居親喪以孝聞兄弟二人仲氏早世君字其孤訓迪迄成仕有能稱君性簡易曠無畦畛其居官也吏憚其嚴民樂其寛愛惜公藏甚於家産坐曹聽訟至忘寢食遇事精明終歸寛厚性本沖素不事華靡暇則讀書或鳴琴奕棊雖家人子莫見喜怒

初太恭人將及月辰臨汀府君假寐夢一釋子曳杖及階曰能仁寺僧也驚寤而君生娶陶氏朝請大夫堯夫之子繼室董氏萬里謹案朝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林公祖洽之狀而為之銘以表諸幽曰

士患不位君夙乎仕位患不才君刃乎恢才患不遇君歟乎翕我魚我書我菟我符一麾在手千騎在廄裘弗

困兮弋弗鶉兮齡弗椿兮于嗟旻兮

劉隱君墓誌銘

出安福縣北門四十里所曰東江之劉者儒家者流也予所識者曰堯京曁其子子柬子方曰立道曰仲謙曁其子希韓希仁蓋予與堯京父子同登廬溪先生王公之門而立道仲謙又與予同僚於贑也獨隱君季齡無一日之雅然亦聞其賢予猶子壽森手擕族弟夢信所狀季齡之行來求予銘予驚喟曰季齡未老何至於斯曰年五十有一何時曰嘉泰壬戌二月五日嗟乎予年七十有六而閱諸劉在亡者四五世矣信矣人壽幾何

也耶則論次而筆之君諱庭老季齡其字也其先出漢長沙定王發在唐曰景居高安徙東江景十二世曰旻於君為曾大父曰彥章於君為大父曰江於君為考此君之系世也安福之名儒故桂陽縣丞歐陽彥文今通直郎戴仲弼者此君之外舅且師範也其初從彥文仲弼講習切磋學進進而文增增朝異而夕不同每一文出二公必稱焉謂同學子皆當避君三舍及貢於有司輒不售年四十即歸隱曰此豈古人為己之學耶署其

堂曰養浩尚書謝公為之且記焉杜門取故書讀之源乎六藝以鈎其沈泒乎諸子以泝其流泳乎遷固晉唐之史以博其瀾厲揭乎韓柳歐蘇之文以演迤其畔岸此君之文學也武經郎高某夫婦僑死于里中老子之宫未葬其子嚚之如武昌謁親故又僑死於塗嚚之有子尚幼有女凡新寡無子挈一孤女以依其弟至是無所於歸君葬其三喪教育其子而廩其家以族子娶其甥而迎其妻母歲大侵細民棄嬰兒於野數百君為粥

以食之至西成以歸其父母二叱相仇甲欲潛兵其乙君呼来前折其不直者俾謝其直者釋然解去慶元五年秋鄰鄉有山市曰雙田墟者兩山牆立一溪蛇行其間居民數百家在焉一日天欲明溪水涌出傾一市往觀未至水已登岸觀者反走入室隨入室又升樓水至樓又升屋水至屋末一瞬間數百家忽失所在廬舍人畜蔽流而下未午水涸漂尸滿野哭聲震天君往拯之載糗具棺槥恤生瘞死活者何數此君之行誼也配歐

陽氏彦文女也二子紹元紹雲皆業文有稱紹雲秋闈
選充太學待試弟子員二女嫁進士張子華彭逢辰此
君之家人也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山曰某山此君之宅
里也其歲某甲子其日某甲子此君之壙時也銘曰
猗嗟季齡洵惠且文文不於其邦於其身惠不於其民
於其鄰疇尼其伸莫亨其屯一豈其天一豈其人吁

誠齋集卷一百三十二

誠齋集卷一百三十三

附録

歴官告詞

國子博士告詞　乾道六年十月六日中書舍人范成大行

勅左宣義郎國子博士丘宻等奉常禮樂之司成均教養之地號為博士非若他官正緊名儒始稱清選爾宻行藝傑出氣養以剛爾萬里詞華蔚然思覃於古俱以

可大之業際夫有為之時歲當郊禋方欲剌六經而作王制士樂經誦要能本三代以明人倫各勉厥修毋負所學可依前件

太常博士告詞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舍人范成大行

勑左奉議郎國子博士楊萬里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故學官有博士員而奉常亦設焉皆所以訪論稽古而佐興人文也爾湛思典籍風操甚厲由儒林徙禮寺職名不殊柬擢之意則厚髙議顯相以大厥官可

依前件

太常丞告詞 乾道八年九月七日中書舍人林機行

勅左奉議郎太常博士楊萬里等史而求野以言其文勝名為聚訟以言其説繁此禮家所以為難也曲臺列屬非博雅之士無取焉爾等克應茲選同升厥官究爾所學助吾著誠去偽之化顧不美歟可依前件

將作少監告詞 乾道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書舍人王淮行

勅左奉議郎太常丞楊萬里等昔漢宣帝練羣臣核名

實於時技巧器械自元成間鮮及其精于中興有助焉
朕以敦朴先天下設監置貳奉郊廟嚴武備外固無所
事必擇人而授者蓋養質望以待用耳惟爾萬里古學
精深嶷然多士之秀爾元鼎文才超邁出於衆俊之表
肆膺並命往司少事辨其物之良窳稽其工之衆寡務
為稱職朕將汝觀可依前件

廣東提刑告詞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中書舍人陳騤行

勑奉議郎直徽猷閣江東提刑丁時發等昔大禹之叙

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以是播之於歌朕每惜其無傳也後世斂取之無藝適足以虧用刑獄之不清適足以傷生頌聲奚由而作乎今使者按臨諸道慮或有此爾時發剛執而不回宜將漕事於湖疆爾憲通決而不惑宜將獄事于益道爾佃謀慮而必審宜將漕事于益道爾萬里端實而不欺宜將庾事于廣部夫蹈容容之習固不能以奮事作赫赫之聲亦不能以濟功各適厥中斯協于選可依前件

廣東提刑告詞 淳熙八年二月五日

中書舍人施師點行

勑朝請郎廣東提刑王晐等國家分道以置使分使以建臺鼎峙厥司各領厥職而通察列城官吏之臧否廣之東為州十數朕常患其土地險遠而漕運難民夷雜處而訟獄繁常平或虧而茶鹽之利不登也思欲選擇詳練政經之士為朕分理而振舉之以爾晐質行肅爾萬里志識通敏爾枅操尚清簡皆以儒學之彥持節剖符有聲于時茲予同畀以三者之命其往欽哉使人

咸謂朕不忘遠而部刺史能得人如此則予汝嘉可依

前件

直祕閣告詞 淳熙九年八月五日 中書舍人宇文价行

勅朝請郎直祕閣新福建運副使陳孺等朕以閩廣之間盜賊相翺翔肆命執拘以肅姦慝爾等備禦惟謹節制有方坐令徒黨之禽獮旋致民萌之安集式推殊渥以懋厥功或陞寓直之華或畀增秩之寵往祗休命益

既乃心可依前件

吏部員外郎告詞 中書舍人王信行

勅朝奉郎直祕閣賜緋魚袋楊萬里朕虛郎選以待監司郡守之高第者又擇儒學之士為之望爾刻意嗜古外和内剛發為慈祥動見稱述三易麾節民甚安之擢冠星曹以贊而長往其謹法守肅吏姦用無愧清通之譽可特授吏部員外郎

吏部郎中告詞 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中書舍人王信行

勅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楊萬里選部郎

自魏晉妙於時選以諸曹功高者爲之歷代因革不同班品皆崇於他部本朝之制正郎之序益高爾明經達學論議持正踐揚滋久譽日轉聞擢冠星曹精力於職論功稽狀積閱當遷爰率舊章用晉厥次往祇茂渥益勉爾庸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

檢詳告詞 淳熙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中書舍人吴燠行

勑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仲諤等中臺紀綱之所綜宥廷密命之所基彌綸裨贊寔資司屬汝仲

諤粹而審爾萬里鯁而亮揚影周行譽處俱茂簡知既久宜有遷陞或自樞掾而為郡公或自省郎而為樞掾其察民綱之得失稽兵政之治否則告而長使廟堂無過舉則為稱職可依前件

朝請郎告詞 淳熙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勅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太子侍讀賜緋魚袋楊萬里朕妙柬耆儒列之儲禁若經若史敷繹發揮必期有補於聞見固不徒倣古具文而已唐臣諫篇茲

焉徹卷疇庸顧可後諸爾以淵源正大之學再召爲郎
茲列屬於樞庭仍參華于宮寀凡誦説講劘之次皆箴
規篤實之言直諒不阿忠嘉可尚一官之賞未足以酬
卿也惟贄恍誠勁節論切事情道本仁義數十百篇之
旨爾固知之熟矣茲欲見于舉行尚毋嫌于條奏可特
授朝請郎

右司郎中告詞 中書舍人 王信行

勅中奉大夫尚書右司郎中尤袤等中臺之屬隋唐有

左右司郎中官後因之右府置檢詳自本朝熙寧始彌綸省闥舉正稽違蓋其職也事劇地要選用不輕爾裒問學該洽輔之以敏爾萬里操履純茂濟之以和爾宗一才術通練持之以静兹予分命汝等贊吾二三大臣之政天下之事得習熟于聞見議論其可否推而行之何有不可哉往懋遠業以俟超擢可依前件

左司郎中告詞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勅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兼提領措置

拘催錢物所賜緋魚袋楊萬里等東西府掾得自造政事堂與大臣商略可否屬任顧不重哉爾萬里問學醇深優為時用爾大麟見聞殫洽不求人知爾仲藝議論閎通可濟世美或晉厥序或需其才並命同升師言惟允往其彌綸檢用叶贊而長毋負有懷不盡之愧則官無曠事而朕為得人欽哉可依前件

祕書少監告詞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勑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賜緋魚袋楊

萬里圖書所萃英俊所躔號羣玉府為之領袖必以英儒爾博古通經士林翹楚外官朝蹟具著勞能公府樞庭譪有問譽貳於芸省亶謂殊遷班峻地嚴職閒心佚對兹新渥懋爾遠圖可特授秘書少監

再復直秘閣告詞 淳熙十六年五月四日中書舍人葉翥行

勅朝奉大夫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朕登寶位緬懷儒英因其寄職之末還遂閱有司之列上復其舊物以示慶恩爾學造淵源文工雅健獨信道而甚篤每見義而

必為自召寘于星郎即彌綸于省闥俾領羣彥擢冠道山顯用有期遽從治郡矧寓直之延閣乃古有之青瑣復以美官為爾之寵佇聞報最嗣有褒陞可特授直祕閣

朝散大夫告詞 淳熙十六年四月二日中書舍人葉翥行

勅朝奉大夫陳秀實等朕承壽皇之休嗣大歷服無疆惟慶海宇同之肆霈至恩周徧祉福京秩而上序進一列其懋職業以熙庶務可依前件

朝議大夫告詞　淳熙十六年六月五日中書舍人葉翥行

勅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朕初踐寳位首録舊僚眷言宏達之儒嘗資論説之益用稽彞典亟疏異恩爾學逢其原文貫乎道自登郎省荐升部司雖有銓叙彌綸之勞而能從容囿綺之列勸讀古訓開道朕心逮夫進貳蓬山職清無事方日陳道術智誼之指乃遽引去遂分髙安之符朕惟不忘故蓋所以示情將褒賢則莫先湏寵爰躋槳於兩秩斯慶會于千齡祗

服殊私勉圖共理可特授朝議大夫

祕書監告詞　中書舍人　羅點行

勑朝議大夫直祕閣知筠州行軍州事楊萬里士惟精于學識然後其是非公充于道義然後其去就果斯人之進將不為本朝之光乎以爾學有本原行無瑕玷為仁必勇平生自信而前議論不阿諸儒盃高其退素履方安于外補裏言或顧其來歸是用予之賜環咨之前席惟資秩之美嘗貳夫蓬山矣名德既升茲晉為之長

焉夫收直節以厲風俗開公道以廣議論朕之意不苟然也可特授祕書監

中奉大夫告詞　紹熙元年十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莫叔先行

勅朝議大夫試祕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楊萬里朕承付託之重欲奉謨訓以熙治功惟吾東觀萃名世之英職繫日之史乃詔纂修以時來上迨此旬歲粲然成書爾輿學探源懿文掞藻踐歴中外風節冞昭鴻碩之論實再為其領袖屬當懋賞允宜首階夫儒者博通古今

故寵眷特異況一朝大典成於其手推此以為裨益朕

豈無望于爾哉可特授中奉大夫

江東運副告詞 紹熙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書舍人倪思行

勅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楊萬里直諒多聞之士留諸班著以重本朝固善矣然使賢者皆處乎内越在外服誰與任之故其人可以付一道寄者雖在親近朕不惜輟之以往眷倚惟均非有輕重爾學問詞采固已絶人至于挺特之操白首不渝士論尤嘉焉

領袖蓬山急流勇退茲庸命爾寓直羲圖將漕江介既可遂爾之志又克分予之憂奏計有聞朕終不汝忘也可特授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

知贑州告詞　紹熙三年八月十一日中書舍人黄裳行

勑中奉大夫直龍圖閣江東運副楊萬里朕所以待士大夫之心一也而於儲僚之舊尤加意焉伐木之情誰能忘之況爾萬里久從吾游奇文高標朕所加禮召還自外固將用之至而不留豈朕素望江東近地宜可少

安何嫌何疑復有去志得無使人謂朕疎賢而忘故歟君臣之好朕忍忘之為爾相攸贑土足樂往其小憩毋有遐心可特授知贑州軍州事

祕閣脩撰宮觀告詞紹熙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書舍人樓鑰行

勅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贑州軍州事楊萬里朝廷之於賢者用而盡其才上也用不盡而勇退寵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聞望

日休計臺丐歸俾守章貢古郡卧治庶以優賢抗章自列欲留不可畀真祠之佚升論譔之華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可特授祕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

中大夫告詞 紹熙五年十月八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

勅奉直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葉大廉等朕奉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阼之初大敷霈澤京秩而咸進厥官蓋將樂與士夫共起治功也各揚乃職以稱

異恩可依前件

煥章閣待制告詞慶元元年九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黄艾行

勑朕權輿治道夢想老成出召節以趣還莫回雅尚畀祠官而均秩式遂忱辭爰視從班以敷命綍中大夫充祕閣脩撰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楊萬里氣全剛大學造精微入冠羣玉之山望仙塗而亟上出馳六壯之轡守儒道以獨高比分章貢之符已動江湖之志顧仰止以雖切乃招之而不來重惟當世偉人務全素節

太上舊學猶在庶僚逌陞次對之華姑從門館之適尊德樂道朕方懷擢用之遲憂國愛君爾猶有論思之責亟其祇命無替告猷可特授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進封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告詞慶元四年

正月六日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勑甘泉之祠太乙聿新建祀之詩宣室之思賈生孰奉受釐之問有嘉環望共茂綸褒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楊萬里學擅名儒辭高哲匠早著斯文之望晚分次對之榮豹尾屬車念未親于篤誨珍臺閒館乃自樂于沖懐緬想風流可忘眷迪玆承休而均澤爰啟爵以賜畲尚欽體于思徽用盆綏于福履可進封吉水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

太中大夫告詞慶元四年正月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勑八柄詔王道莫先于馭幸三載考績命尤謹于陟明

有嘉儒宗叙進恩秩中大夫焕章閣待制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楊萬里風猷峻邁徳履端方籠絡百家早共推于學術度越諸子晚特擅於詩名盍儀論獻之班莫奪燕閒之志朝夕納誨念莫罄於遠圖日月為功姑共循於公與欽承𥨸渥毋有遐心可特授太中大夫依前焕章閣待制

通議大夫寳文閣待制致仕告詞 慶元五年三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敕爵禄厲世化莫大於表廉明哲保身道尤嚴於植節眷言壽俊祈謝官榮爰頒出綍之恩式懋垂車之寵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楊萬里中和簡方嚴重端肅維一代之典刑亶三朝之儒學不有君子孰彰立國之規豈無老成尚繄乞言之表思香山之自適望神武以丐歸爰進列於華階仍躋榮于奎職俾爾耆艾雖有美於沖規告后謀猷尚有期於明誨祇承涣渥益衍修齡可特授通議大夫寶

文閣待制致仕

吉水縣伯告詞 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書舍人張濤行

勑朕嚴恭吉報涓選休成乃秋行當萬寶之成而陽館奉一純之薦粢牲潔備奉璋咸賴于羣工風馬顧歆委監並蒙於多祉眷予侍從之列已遂歸休之榮爰舉㝉章共承嘉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楊萬里道隆而德備識遠而才周應變不窮翼然蓍蔡之決持謙有度粹若圭璋之和夙班持

槖之聯久適掛冠之願壽祺斯永祭澤惟均爰申衍於
圭田庸載新于命爵俾緝熙而受純嘏敢忘恤祀之恭
惟良顯而告嘉猷勿替復君之益可進封吉水縣開國
伯加食邑二百户

寶謨閣直學士告詞 嘉泰三年八月十六日中書舍人王容行

勅直諒之臣國家所賴進陪論議其言常有益于朝廷
歸老江湖當代亦想聞其風采宜加異數以聳羣公通
議大夫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

户楊萬里學欲濟時心常憂國封章剴切有賈誼陸贄之風篇什流傳得白傅杜甫之意凜乎難進而易退浩然獨樂而無求身歷四朝年將八袠有名一世如爾幾人東帛蒲輪未講優賢之禮幅巾藜杖有嘉知止之高爰陞高士之華以示老臣之貴雖已掛冠于神武此固儻來仍然列閣於西清所期增重往祇成命益介壽祺可特授寶謨閣直學士致仕

廬陵郡侯告詞嘉泰四年正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勅朕薦邑太室奉瑄崇丘懐翼異之心克備靈承之典降
穰之福靡聞専鄉之私肆疇紫槖之臣均畀蔘蕭之澤
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户楊萬里地負海涵之學日先玉潔之文臯陶陳謨
厎三朝之偉績祁奚告老垂百世之清規陛遂宇之穹
班遂平泉之雅志屬我禋祠之舉迄茲熙事之成爾惟
既膺解組之榮是以莫陪奉璋之列緬懐舊德用涣新
恩進之列爵之崇錫以爰田之入既明且哲已追山甫

之風俾壽而臧更享魯侯之慶可進封廬陵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戸

寶謨閣學士告詞　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書舍人宇文紹節行

勅賢者之於國家猶拱璧大圭之重公器之在天下亦厲世磨鈍之資若予之非以假人則賞也足以示勸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楊萬里沈潛而有守勁直而不回奇偉之文若日星之麗萬物傑特之操殆松柏之貫四時蚤袖手於林泉

幾忘情於軒冕每眷三朝之望頗遲一老之歸温詔屢頒雅志莫奪少愧貪榮之俗姑全知止之風其俾通直學士之班使皆有賢大夫之歎三公不以易介豈寵利之足云一飯未嘗忘君尚遠猷之入告可特授寶謨閣學士

贈光禄大夫告詞 開禧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中書舍人毛憲行

勑三徑清游安享岳車之樂一封遺奏駭聞易簀之言有愴予懷肆朌慭册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盧

陵郡侯食邑一千户楊萬里歸然天下之老淵乎學者之師外而民庸則迭更麾節之繁内而朝望則典領圖書之祕仁者有勇至形列祖之王音誠以名齋嘗侈先皇之奎畫睠方隆而身勇退詔屢下而辭益堅早挂神武之冠自裁彭澤之柳家雖若窶道則甚豐燕頤直學士之班踐履古君子之事文規姚姒蓋一百三十卷之多詩到陰何積四千二百首之富禄萬鍾而弗晚年九秩之方開所期黄髮之必詢豈料白駒之易過耆英已

矣太息久之追崇四等之階增賁重泉之褫進以禮退以義爾其無愧于前聞生也榮死也哀朕以有加於恤典營魂如在渥命其歆可特贈光祿大夫

詔書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詔書九月三十日

敕萬里省所奏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事具悉賢者為名節地則辭受寧嚴人主為風俗計則褒勸宜厚卿文鳴一世忠事累朝雅操孤騫蔚為天下之老雄詞

逸韻籍甚大江之西方四馳作者之聲迺蚤動歸歟之興比閲貞元之朝士獨餘魯殿之靈光可無儆思以華晩節爰峻禹謨之邃直用旌光廟之儲僚胡獨徇於謙撝祈力回于涣汗念政諮耇老尚思議論之嶢然使人識典刑是乃勸懲之大者所辭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召命不允詔書 十月二十一日

勅萬里省所奏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具悉朕謂老成

之益過於典刑王公之尊屈於道義矧朝廷半老儒之日可無天下三達尊之人以卿巋然獨存如魯靈光盍歸乎來如周大老曾無為王留者俾致為臣而歸至今渴見其儀刑有來必問其安否數朝士於貞元之後今已無多招先生於齊國之間理須可致其知此意毋以疾辭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書 三月十四日

勅萬里省所奏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事具悉緇衣之好未嘗忘求舊之心赤松之遊自難回知足之志因進爾職庸昭至懐彼休休焉方自樂於閒暇是區區者要不繫其重輕當付無心何事固遜況海濵之大老惟二今幸獨存而天下之達尊有三誰能兼備亟其祇服不必重陳所辭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謚告

諡文節公告議 太常博士陳貴誼 考功郎官李道傳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禮部闕准都省付下楊長孺楊次公楊幼輿狀奏乞故父楊萬里賜諡事令具下項一準嘉定六年二月十九日禮部闕據太常寺申准嘉定元年四月十九日勅尚書省送到故寶謨閣學士贈光禄大夫楊萬里男草土臣楊長孺楊次公楊幼輿狀奏伏念臣先父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贈光禄大夫臣萬里

寒遠書生蒙高宗皇帝賜進士及第以忠義剛正直言敢諫受知孝宗皇帝淳熙間妙簡東宫官僚御筆親擢先臣萬里為太子侍讀凡先臣萬里有所奏陳孝宗皇帝嘉納如流先臣萬里感激主知未嘗不喜極而繼之以泣也又以忠義剛正直言敢諫受知光宗皇帝初登寶位首召先臣萬里為祕書監屢欲擢侍從官大臣有不樂者先臣萬里不肯少屈出為江東轉運副使因抗章論事忤宰相從臣改知贛州不赴力請祠禄尋乞致

仕恭遇皇帝陛下飛龍御天以先臣萬里爲光宗皇帝
潛邸舊人念其閒退一再收召先臣萬里多病不能造
朝疊蒙聖恩即家除授爲直學士先臣萬里歷事四朝
遭逢若此每思報國念念不忘自奸臣韓侂胄竊弄陛
下威福之柄專恣狂悖有無君之心先臣萬里常憤怒
不平既而侂胄平章軍國事先臣萬里驚嘆憂懼以至
得疾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孟秋之月慨然上奏極陳侂
胄之奸竟以壅閼不得自達而止開禧二年歲在丙寅

侂胄矯詔生事開邊釁啟兵端臣等家人知先臣萬里憂國愛君忠誠深切而又老病恐傷其心凡聞時事皆不敢告忽有族姪楊士元者端午節自吉州郡城書會所歸省其親五月七日來訪先臣萬里方坐未定遽言及邸報中所報侂胄用兵事先臣萬里失聲慟哭謂臣妄作一至於此流涕長太息者久之是夕不寐次朝不食兀坐齋房取春膏紙一幅手書八十有四言其詞曰吾年八秩吾官三品吾爵通侯子孫滿前吾復何憾

老而不死惡況難堪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
狼子野心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
不免逃移今日遂行書此為別汝等好將息萬古萬萬
古其後又書十有四言其辭曰右辭長孺母子兄弟姊
妹五月八日押又自緘封題云遺囑付長孺母子兄弟
姊妹吾押既書題畢擲筆隱几而没實五月八日午時
也臣長孺臣次公臣幼輿得先臣萬里遺囑泣血收藏
是時侂胄氣焰薰灼生殺自肆鉗制中外道路以目臣

長孺臣次公臣幼輿上則恐貽老母之憂下則懼為家門之禍深思熟慮塞口吞聲抱恨茹哀不敢赴訴自謂先臣萬里齎志九泉銜冤千載忘身殉國此意莫明不肖諸孤甘受不孝之罪巳矣無可言者矣誠不自料先臣萬里亾没之後未及兩年天日清明姦臣竄殛英斷奮發薄海歡忻天憫神恫賜此幸會先臣萬里之志於是時而可明先臣萬里之寃於是時而可白闔門老幼哀號躃踊遥瞻天闕仰籲天聰謹以先臣亾没之由具

狀奏聞仍以先臣萬里遺囑刻石碑本連黏在前隨狀
上進欲乞聖慈特賜睿覽將上件事迹宣付史館使先
臣萬里遺忠大節暴白於天下後世臣長孺臣次公臣
幼輿志願畢矣孤苦餘生死不恨矣臣無任叫呼控告
痛苦悲摧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先臣萬里遺
囑親筆見係臣家收管乞賜宣取施行伏候勅旨四月
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宣付史館仍與謚令檢準淳
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三省同奉聖旨令後王公及職

事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徳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并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本寺今準宣教郎太常博士陳貴誼公文擬撰到謚議一本粘連在前伏乞省部備關吏部照應淳熙三年已降聖旨指揮施行申部所有謚議隨關前去今關請照會一面施行一於當月十九日禮部送到太常博士陳貴誼撰到謚文議曰昔孟子嘗稱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嗟乎人之同得於天者始豈有不善哉所養一乖外物一汩臨利害堇若毫髪則將東馳西騖之不足寧復知有所謂剛大直養者如寶謨閣學士楊公其能以直養者歟故推以事君則國爾以忘家見之出處則尚義而賤利作為文章則陋今而追古公奮由疎遠獨簡上知外則荐膺分符乘傳之行内則長蓬山位儲寀寖歷休顯然而宏謨廟上孤立直前即有弗合

則極人情之所難而不容挽初公嘗抗疏留右司張栻而請罷少監韓玉又嘗援天無二日之説請緩開議事堂孝廟悉嘉納之逮侑食之議一與衆異進書序文既出公手而一時他有更革則連章決退至煩宸指諭勉而訖弗少留也將漕江左值詔書令部内兼用錢與楮劵則又上疏力爭言不便狀竟坐易職於是杜門高卧凡十有五年恩詔數起之而輒辭其學日益宏其詩文日益峻古洪深奥衍自成一家蓋根柢乎六經仁義而

凌踔乎百家諸子易傳二十卷多先賢未發之蘊真所
謂有德必有言者也垂絕數語痛憤時事遂忘其生公
朝固已褒顯之矣嗚呼賢哉夫士之所以長自見者勉
於暫則必變於後風采見於立朝者其身在外則亦已
矣至于臨死生之際而忠不忘君者幾何人哉其有若
公之剛大不撓終始一節者乎雖弗至大用不得雍容
獻替於内然即其言論出處而觀之與夫攬轡澄清之
時斥遠權利人不敢有私請高風義槩到於今凜然則

公之所以能全是節者豈一日之積耶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實兼有斯美敢以為公謚公舊自號誠齋先廟嘗大書以寵嘉之而海內人士舉稱公為誠齋先生而無異詞惟誠與節同出而異名者也其為擇善而固執之義均焉公生則以誠稱没則以節稱君子謂尊名之典於是為得其實謹議一本部請官覆謚去後於當年四月十三日承承議郎祕書省著作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兼權考功郎官李道傳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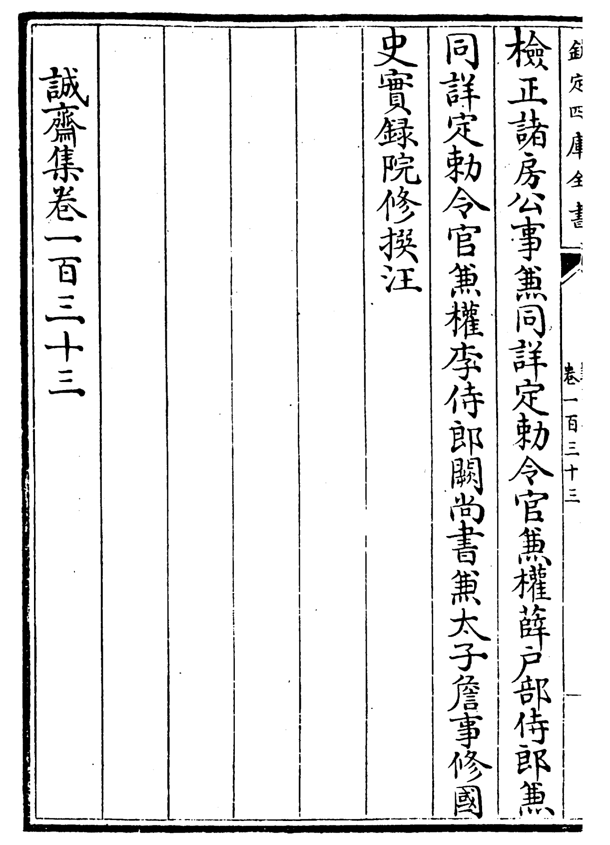
得謚文議曰切覩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集賢學士劉公兄弟中書舍人曽公兄弟李公泰伯劉公恕黄公庭堅其大者古文經術足以名世其餘則博學多識見於議論溢於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衆者然嘗論之此八九公所以光明儁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節之為貴也此八九公者

出處不同用舍各異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有如王公學術政事雖負天下之責而高風特操固有一時諸賢所不敢望以及者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其所以著於時而垂於後也南渡以来世不乏人求之近歲若寶謨閣學士楊公者其真所謂有是文而有是節者乎公之文辯博雄放自其少日已盛行於世晚年所著益復洪深其為詩始而清新中而奇逸終而平淡如長江漫流物無不載遇風觸石噴薄駭人蓋不復

可以詩人繩尺拘之者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楊公之文矣其平生出處則初見知於孝宗未久即去終見知於光宗又未久即去今天子一再收召竟以老不復出始終四五十年間非特不恱於流俗而已雖一時名卿賢大夫稟征之際苟惟論議少異則亦未嘗少屈以徇之公之節為何如哉昔人論蘇文忠公在元豐不容於元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以為非隨時上下人公其有馬公没後二年其子長孺自言於朝謂公雖已老不忘

天下之憂及聞韓侂胄首開兵端為之流涕歎息夕不寐朝不食手書八十四言以示子孫皆孤憤訣絶之詞書畢自緘題之擲筆隱几而没長孺乞以其事宣付史館天子從之且詔有司定謚太常博士謚公文節道傳曰他人之文以詞勝公之文以氣勝惟其有是節故能有是氣惟其有是氣故能有是文也此公所以特立於近歲以来而無愧于江西先賢之盛也博士按道德博聞能固所守之法易公名當矣道傳尚何詞謹議今来

本官合行賜謚候勑命指揮下日出給謚告付本家仍
牒照會伏候指揮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吏部
所申奏勑如右牒到奉行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尚書
吏部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贈光禄大夫楊萬里牒奉勑宜賜謚曰文節
牒至準勑故牒嘉定七年正月某日書令史許安善給
令史金友諒主事尹良佐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吳王益
王府教授兼權考功郎中闕兵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兼同詳定勅令官兼權薛戶部侍郎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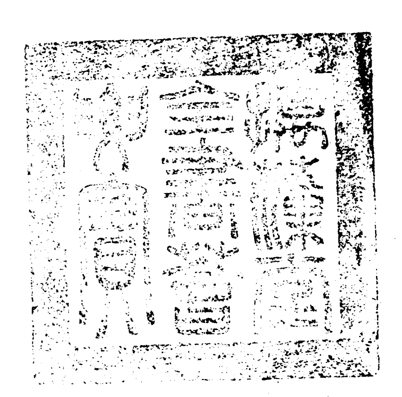
同詳定勅令官兼權李侍郎闕尚書兼太子詹事修國

史實録院修撰汪

誠齋集卷一百三十三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以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甕繭繰絲璀璨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真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爲之子

是子是父前後一轍非學以誠其能是乎東山先生曩帥東廣燁叙貳令南海辱寘門牆益深敬慕逌令假守通徳之鄉誠齋文集獨闕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冐兹承乏政敦先此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是正以卷計一百三十有三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鋟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